

懷 朱 紹 良 將 軍

陳 頤

立馬關山憶舊時，重逢塞外鬢如絲。
相期勿負平生志，大好河山共維持。

右錄七絕一首，係朱紹良將軍抗戰時期巡視新疆勉老同學新疆督辦盛世才擁護中央，保持國家統一強大，愛國愛友，開瀾胸襟，躍然紙上。

革命元勳允文允武

朱紹良先生，字一民，原籍江蘇武進，父清澤，曾任福州南臺海防同知，有政聲，先生於民前二十一年，生於文物鼎盛，教育發達的福州，早慧有文名。十六歲入福州城內西峯里竟成兩等小學肄業，為由私塾入新式學校之始。校長劉以芬字幼衡，民初國會議員，私立福建學院院長，道德文章均負時望，對朱先生極器重，獎勵有加，先生亦終身敬事老師。劉師於大陸淪陷後來臺，民國五十一年病逝臺北。

民前五年夏，年十七歲，從程希箴先生遊，程先生為名孝廉，負文名，士林推重，時設文會於福州后曹共學書院，每週作文一篇或兩篇，旁及詩詞，為其問學入道之始。先生目睹清政府腐敗，民不聊生，立志救國救民，乃入福建陸軍小學，學習軍事知識，十九歲卒業，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以成績優異，選送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二十歲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同盟會，為閩籍革命元勳。

辛亥秋，先生參加武昌起義，任滬軍都督府參謀，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受挫，乃重赴日本入士官學校，三載學成，為黔炮兵團長。護國之役，升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後晉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未幾，隨蔣總司令下野。旋調陸軍第八師師長，武漢之役，以第二軍軍長統兵進荊州，秋率三師入梧州，遂定南粵。民國二十二年夏，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二十三年八月，授陸軍上將。行成於內，而化及於外，令發於上，而民樂於下。民國二十四年春，朱毛匪部將竄天山，圖與蘇聯合，經先生截擊，乃轉竄陝北。是年冬，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先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民國二十六年秋，特任軍事委員會管理部部长，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與日軍戰於上海，斃敵無算。旋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又兼主甘政。先生念攘外必先安內，乃單騎行邊以矯之，天山南北，重見漢室旌旗，昔之郭汾陽，近之左文襄，不足過也。伊寧事變，危及迪化，賴先生固守得全。旋任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主任，嗣遷重慶綏靖主任，時中原多故，而西川獨無事，先生之力也。

三十八年一月，奉調福州綏靖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八月十六日奉令將軍政交湯恩伯氏，於十八日來臺。三十九年春，任總統府上將戰略顧問。

問，四十二年應聘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以先生功在國家，曾頒授青天白日勳章，勝利勳章，及河圖勳章等，以酬庸其懋績殊勳。

滄濱認識從此訂交

余久仰一民先生大名，惜識荆無緣，深以為憾！民國二十三年夏，一民先生因得脚氣病，自蘭州飛滬就醫。一日筆者隨侍先師劉公以芬，趣訪先生於其滬寓，叨蒙先師惠予介紹，先生認為我們係同一師門，承其優渥款待，一再詢問家鄉的近況，並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吾鄉人師」四字，其情意非常懇摯。我晤見了一民先生是一個文武兼資的儒將，具有濃厚的讀書人氣質，誠樸敦厚平易親人，他待人和氣，也沒有半點兒官架子。先生能詩，而詩才敏捷，且風趣絕佳，他不僅愛寫詩章，也好背誦友人的佳句。在我的心思深處裏，他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斯後我與一民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或偶爾晤敘，深有春生滿室之感，或偶通音問，彼此關懷而已。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先生奉調福州綏靖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謬承其續聘為省府顧問，得以時親罄欵，獲益良多。其時適逢國家歷史上紛亂與劇變的時期，匪共擴大叛亂，使國家陷入更

騷動更悲慘的災難之中。先生受命於危難之際，其施政方針，一面協和地方，安定民心，加強地方武力，以消除土共之活動，防禦匪軍之侵進。一面則發動地方財力物力，補給安排南撤國軍之轉進，以鞏固南遷後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廣州，與反共基地之臺灣。並派李良榮部隊進駐金門，加強軍事建設，今日金馬能成爲反共堅強堡壘，實於此奠其始基。蒞閩兩月，一切佈署漸有頭緒，乃分別巡視各縣，檢閱保安團隊，指示各縣加強動員戡亂工作。雖然負省政重任的主管，其任務之艱鉅，政事之繁忙，是可以想見的，但先生於此極度繁忙當中，曾多次深入民間，均以人民疾苦爲念，復集合地方公職人員，諄諄以勤政愛民作爲訓示，語重心長，真是達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最高境界，使我永難忘懷。

協和大學一段往事

民國初年，中華基督教會，中華聖公會和衛理公會，聯合創辦私立福建協和大學，校址設在福州馬江魁岐，位鼓山之麓，臨閩江之濱，背山面水，風景優美，交通便利，且有小橋流水，花木扶疏的廣大校園，洵爲學術研究的勝地。爲美國基督教高等教育基金會，贊助在華所設立的十三所最高學府之一，是一所求真，篤信和力行的基督教大學，創校的目的和方針，特別注重學生在品德和學術上的成就，並培養學生具有基督精神之信仰和力量，使他們一生能爲真理作見證。

協大設文學院，理學院和農學院，興建美侖美奐的圖書館，科學館，大禮堂，教室，男女宿舍和教職員宿舍等。學生僅有數百人，均住宿校內，教授陣容頗爲堅強，設備也很充實，畢業學生服務國內外者，多能弘揚基督精神，爲國爭光。首任校長爲美籍莊才偉博士，次任校長爲美籍高智博士，第三任校長爲林景潤博士，第四任校長爲陳錫恩博士，第五任校長爲楊昌棟博士。吾師林友書牧師，林森縣人，學問淵博，道德崇高，爲協和神學院院長，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會長，被推選爲協和大學校董會主席，任職多年，建樹良多，不幸於抗戰期中，福州二度淪陷時，被戕逝世，驚聞噩耗，曷勝哀悼！筆者何德何能，謬承推舉繼任校董會主席，以時值非常，不得不勉將事。

自共匪竊據大陸西北北等地之後，乃提倡和談，以遂其統戰陰謀，中共匪謀，職業學生，潛伏學校，從事滲透顛覆，其最毒辣手段，在於離間師生感情，破壞學校行政，對於學校員生及校董會董事等，時致恐嚇函件，以資威脅。三十七年春，校長楊昌棟博士，辭職離校。校董會當即聘請美國哈佛大學名教授洪煨蓮（業）博士爲校長，惜他堅辭不就，乃由教職員會建議校董會，推舉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等爲校務委員，由校董會負學校行政責任。筆者忝任校董會主席，雖恐嚇書信頻臨，但職責所在，不避艱難險阻，必須經常到校處理校政，解決問題。

當學校多事之秋，特邀請一民先生蒞臨協和大學，指導學生。先生曾勉勉全體教職員應努力領導青年學生明瞭中國國民黨的堅定反共立場，確保國家的安全與民族的生命。並說明共產主義

的理論不僅是反自由反民主的，而且是反知識，反人性的。我們要堅守崗位，一心一德，精誠團結，實行三民主義。先生還時常提供有關剖析共產主義的資料，以爲全體員生駁斥共產主義的邪說謬論。諸承一民先生鼎助我們處理和解決學校的種種困難問題，其熱心教育，愛護青年學生，誠可敬可佩。

花甲賦詩感人至深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先生六十大壽，見貽「花甲感懷」七絕八首：

- 平生祛病有良方，臥誦南華歲月忘；
- 親友多情頻酌我，依稀前日是重陽。
- 劇憐扶杖已無鄉，甲籙重新暗自傷；
- 隔岸黃塵羞失地，浮生轉瞬幾滄桑。
- 自從日月慶重光，冰劍風刀紫塞忙；
- 四壁無存餘百戰，等閒贏得滿頭霜。
- 三邊烽火憶刀環，窮寇倉皇涇渭間；
- 指顧犁庭忠痛飲，漁陽鼙鼓動驪山。
- 匹馬天山親易幟，刀光八面酒杯寬；
- 痛心誰主和戎策，十載終看奉契丹。
- 射日曾張后羿弓，報難始見九州同；
- 頰流莫挽紅羊劫，忍說當年汗馬功。

是非過去憑誰訴，報苦當前須共持；
奪稍屯田猶未老，六旬正似少年時。

今朝休為稻粱忙，又把茶羹對客觴；
夫婦齊眉兒女長，一杯含笑話家常。

上詩第二首扶杖無鄉，隔岸黃塵句，固已極
悲憤，然第三首末句「等閒贏得滿頭霜」尤為沉
哀也。第四首叙西安事變，第五首指抗戰期中，

處理新疆問題之經過，「匹馬天山親易幟」為男
兒第一等事業，亦為國家第一等盛事，然「痛心
誰主和戎策」以下兩句，直見其忠憤衝冠矣。第
六首則為抗戰勝利以至大陸淪陷時之情形。至第
七首所謂「是非過去憑誰訴，艱苦當前須共持」

，則先生憂懷國事之心情，已溢於言表。奪稍屯
田，六旬猶為未老，志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情，實
令人感仰無已。一民先生誠能詩，語語動人，悲
憤沉哀中不失其敦厚溫柔之旨，握筭虎符，開府

邊庭，而能詩如此，即范文正，左文襄不多讓也
。

是時，筆者匆匆追步原韻，亦成八章，藉申
賀忱：

恬淡原為不老方，南華一卷世堪忘，
當年殺賊餘豪氣，曾見揮戈作魯陽。

中原西望久無鄉，能飯廉頗祇自傷，
隔海煙塵嗟豕突，已生脾胃感滄桑

虜降禹甸慶重光，空憶追奔雁塞忙，

馬骨早枯經百戰，誰憐頭鬢已如霜。

離人愛唱大刀環，殘敵應沉渭水間，
指顧華庭如左券，陰靈痛又掩河山。

汗馬功勳常奪幟，將軍氣壯酒杯寬。
悔教借箸嗟諸呂，南渡何甘奉契丹。

姑息那堪喻楚弓，日沉莫見九州同，
紅羊浩劫翻難定，誰與凌煙紀舊功。

滿懷忠憤憑誰訴，國事壯心尚欲持，
也似伏波頻顧盼，彎弓不減少年時。

息肩不作稻粱謀，欣為懸弧辦菊觴，
且免插艾觸別緒，齊眉遂問話家常。

志行堅貞愛國愛鄉

愛國愛鄉，是人性使然，也是天性使然。一
民先生常以山明水秀的福州，為其第一故鄉，因
為他生長在福州，受教育於福州，他十九歲離開
福州，出外求學，二十二歲又回到福州，擔任福
建陸軍小學教官。其語言與生活習慣，均受福州
鄉土風習所形成。所謂水源木本，落葉歸根，因
此，他時常想念福州故鄉，把精神寄託在故鄉。

他會計劃於其退休之年，以福州故鄉，為其終生
養老之所。三十八年一月，奉調還鄉為民服務，
先生認為平生無上之光榮，不幸共匪倡亂，使其
美夢破碎，夙願難償，其痛恨悲憤之情，可以想
見矣。

先生雍容儒雅有大將風範，畢生忠貞為國，

見危受命，如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先生隨侍
總統蔣公，同遭劫持，一齊監禁，曾致書其夫人
說：「余追隨蔣委員長為國為民，俯仰無愧，決
為革命而犧牲，對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務
請夫人保重，勗諸兒克紹吾志事為防。」先生功
在國家，自有國史記載。惟是先生對立身處世之
道異常注重，其律已甚嚴，但對人以誠，和藹可
親，其容忍謙讓，善與人同，尤令人欽羨。

大陸撤守，先生全家居於臺北一陋巷中，從
此，我們晤聚的機緣便多了。先生曾說少時隨侍
其父親暢遊鼓山，武夷山，方廣巖等處，其山川
風景之奇秀，真是流連忘返，其敘述瀏覽名勝古
蹟之經過情形，歷歷如在目前，能不令人懷念大
陸錦繡河山？四十六年春，筆者自美返國，承其
盛情款待，並約請劉師幼衡和永濟學兄（為師長
公子，曾任監察委員，民國六十一年病逝）在其
寓邸，餐敘一堂，暢談甚歡，至為愉快，迄今思
之，記憶猶新，能不令人懷念故人？

先生在臺，其生活之簡樸，享用之節約，一
若平民，而先生恬淡開朗之襟懷，踐履篤實之節
操，內蘊充盈，志行堅貞，有所信，有所本，有
所守，磊落風度，從容氣概，使我銘感五內，永
誌不忘。

民國五十二年冬耶誕日，我們正在歡樂的慶
祝基督降生之時，忽然驚聞一民先生以腦溢血病
逝噩耗，不禁愴然悲悼！當即擬一輓聯，句云：

百戰展雄威，大樹功高昭史乘；
一生秉信義，甘棠遺愛在鄉邦。